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58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篮子

专家说,学会多渠道投资,鸡蛋别放一只篮子里。想想我这辈子,照着专家的谆谆教导做了,也没发财。

我最早的投资,应该是只瓷猪。是哪个长辈送我的礼物,还是妈妈过年领我逛夫子庙买的,已记不清楚,反正那是一只肚皮很大,且钱币只能进不能出的瓷猪。妈妈说,零钱丢在里面,积少成多,等你长大了,有急用时砸开,能解决大问题。大概从小过惯穷日子,每年父母给的压岁钱,奶奶偶尔给的早饭钱,一分两分的,手心捏出水来也舍不得花,总是存进瓷猪里。直到前些年,突然发现市场上很少用现金了,这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的瓷猪,终于砸开来。数一数,无巧不巧,整整十元还多一分,哈,这在当年也是一笔巨款了,能买400根油条!想想也懊悔,当年长身体最需要营养时舍不得吃,现在到了吃不动的岁数了,这点钱大约也只能买上5根油条了。抓一把叮当作响的硬币,遥想这笔牙缝里抠、枯肠上刮下来的“巨款”,唯有一声叹息。这是我最早的投资。

后来我工作了,随着改革开放,日子好过了,除了银行储蓄,我也学着多点投资,比如集邮。我是搞新闻的,每天看报纸上那些发财故事,一张张当年不值钱的旧邮票,后来却价值连城,心底油然而升起许多发财梦。想想也是哦,邮票有面值,本身就是钱,收藏起来纵不发财,也不会亏本吧。加上票面设计的艺术价值,每年流通的消耗,老邮票肯定越来越值钱。于是就买,年年出新册年年买,一买买上数十年。坏了坏了,眼看着集邮的人越来越多,邮票却越来越不值钱。不但是邮票本身的面值不值钱,且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,没人写信了。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这条延续千年的真理也过时了,无论你在地球上哪个角落,打开视频就能见面,哪个还费事扒拉地写信贴邮票?看着壁橱里一本本尘封的集邮册,扔舍不得扔,留着也没用,真如曹操的“鸡肋”了。

说起手机,又想起我的另一个投资(真不好意思,假如这也算投资的话)——手表。我们那年月,手表可是值钱且保值的大物件。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年,年轻人腕上没块表,人面前都不好意思撸袖子,谈恋爱也不好意思牵女友的手。更惨的是,工作第一年,我托人买表,还被骗了。因为那时买手表要凭工业券,我的一个叔辈说他有路子,结果我第一笔投资就被他骗了。钱一到手,他便鸿飞渺渺,几年后找到

□南京吴晓平

每年进入腊月,不管多忙,买过年穿的新衣服是我从不忽略的环节。

记得小时候,妈妈是从秋天就开始忙碌着为过年做准备的。过冬的棉袄棉裤要拆洗、翻新、修补,太小的,只能做新袄裤。

孩子们脚长得快,棉鞋年年得做新的。打鞋样的时候,妈妈让我们的脚丫踩在一块做鞋衬的棉布上,用一小段粉笔头仔细地描样。妈妈一边沿着我们的脚形画线,一边嘴里念叨着:“脚丫子又长大了。”有时顺手在我们的脚背脚心里摸摸捏捏,或者挠痒痒,有时拎起脚丫闻闻有没有臭味儿。妈妈的语气和样子似乎在嗔怪,我们小孩子却天然地感受到妈妈心里是欣喜的。是那种她对她的孩子们拔节生长的活泼泼的生命力的感知,是按捺不住的欣喜。

做完棉鞋,就开始给我们做过年的新衣服。弟弟衣服颜色一般是黑、灰、蓝,后来有了他们最喜欢的军绿色。我的衣服花色可就多了。妈妈每年买回的那块花布,是我记忆中的童年色彩,各色花形是我童年的线条和图画启蒙。

有一阵子流行格子布,记得妈妈给我做了一件红底浅色格子棉布罩衫。胸口镶嵌了一条绿色包边,包边上顺势捏上几个褶皱,像公主裙的裙摆。罩在我瘦小细条的身上,飘逸喜庆。我穿着出门,邻家的小伙伴羡慕极了。

妈妈给我做的衣服,也有我不喜欢的。有一年她选了一款姜黄色布给我做裤

□宜兴杨莹

他,早关进牢里了……这是我惨痛的心结,也是我后来对手表情有独钟的情结。无论当记者,天南地北跑,还是做主持人,带团出国,但凡手里有点小钱,看见稀罕手表,便毫不吝啬出手。游日本买西铁城,逛欧洲买英纳格,只要单价不过万,我都咬咬牙买回家。买回家也舍不得戴,晚上躲被窝里一遍遍摸,一遍遍看,玩弄够了再小心翼翼放盒子收起来,指望它像炕坊里的鸡蛋,日后蛋变鸡、鸡变蛋般升值。

随着日子越过越好,手表式样越来越多,包括后来兴起的电子表,只要有机会我就买买买,数十年下来,也积攒了数十块。有一次做节目,访谈一资深专家,顺便请他看看我的收藏。专家开始还客气,装模作样取出一只放大镜,仔细看看品牌、出厂年月。看一只,搁一只,面有难色地说,吴老师你这都不是收藏级的呀!我虽不懂表,却也懂人脸,尴尬地听他评说,希望他好歹眼睛一亮,发现一块值钱的。结果他越看越快,越看越潦草,当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电子表时,竟嗤嗤一声笑了,说你这些都是电子垃圾,不值钱的啊!说得我脊梁心冷汗直冒,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如今我已年逾古稀,想想这一辈子投资,除了邮票、手表,包括徽墨、歙砚、宜兴陶瓷……只要有机缘,我都宝贝一样收藏起来。只可惜时代变迁,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不值钱,再多点投资也不值钱。

闲拾橱柜,看这些搬家嫌重,扔又心疼的物事,总会想起儿时那只菜篮——66年前的那个冬天,特别冷,秦淮河上结了厚厚的冰,夫子庙六角亭挂着长长的冰凌。那年我才5岁,清大巴早,天还没亮,奶奶就把我从热被窝拖出来,去夫子庙菜场买菜。奶奶崴动着小脚,一手拎着菜篮,一手拎着我,脚不沾地往前跑。过了文德桥,让我在桥上还没开门的豆腐坊前排队,又将破菜篮摆在桥头一支排青菜的队伍前,让我远远看着,自己去菜场寻找便宜的隔夜蔬菜。太阳渐渐从秦淮河上泛起,桥头抬来一筐青菜,队伍拥挤骚动起来,那只破菜篮在纷乱的男脚女脚、大脚小脚下翻滚着,一眨眼就不见了。我这边豆腐排队离不开,急得大呼小叫。只见奶奶如神兵天降,从桥头挤进人群,扒拉着,神奇地从人流中挤出,手里高举着那只破菜篮,菜篮里还有刚买上的青菜。奶奶将我搂在怀里,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我冻僵的小脸,拭着泪水说:哭么的,破篮子也不值钱!

子,我怎么看都嫌土。邻居家的姐姐比我大好几岁,她也说不好看,还说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我听得似懂非懂,心里想着是不是裤子破了,就会有新的来。那怎么弄破呢?我俩想出个点子,找块干净的地儿,捧来些碎石子铺在地上,跪到上面磨蹭。

谁知来回刚试几下,一低头,看到膝盖下裤腿着地处碎开来,露出罩在里面的花棉裤。吓坏了,爬起来就回家跑。

我不知道棉布那么容易磨破。只是觉得邻家姐姐说得有趣,当作游戏试试玩儿。毕竟是过年的新裤子,弄破了我还是觉得心疼。尤其意识到自己干了坏事儿,我只能和妈妈老实交代。

妈妈听完,没有责怪我和邻家姐姐。看着我哭得伤心,拍拍我肩头,安慰我说:“没事儿的,我有办法。脱下来吧。”我将信将疑地脱下裤子,递给妈妈。见她找出裁剪裤子时剩下的碎布头,摊开,找出两块差不多一样大的,裁出两块长方形。麻利地支起缝纫机,一会儿工夫,对称地补上了两个补丁。新裤子,补上补丁,看不出色差,倒是特意加缀上去的一块造型。

有惊无险。我破涕为笑,麻溜溜地拿起裤子套回腿上。企图弄破裤子以旧换新的念头,也抛到九霄云外。

过年穿新衣,是妈妈在我心里种下的一粒种子。长大后,我们姐弟们都喜欢争先恐后地给妈妈买新衣服。我们喜欢围着妈妈,看妈妈试新衣服。仿佛我们小时候,妈妈看着我们试新衣。

小鞭炮

在广东中山开学术研究会间隙去街头闲逛,发现一处雕塑,是关于放鞭炮的。只见一个小男孩斜侧着身子,一腿前跨,一腿后撤,伸出一只手,用一根细细的香头去点燃一个立在地上的鞭炮。旁边一位梳着马尾辫的小女孩,瞪着好奇的眼睛,用双手捂住耳朵;稍远一点,一个小的男孩则呈奔跑状,张着嘴巴,在欢呼雀跃。看着那算不上精致却动态十足的雕塑,我好像听到一声炮响,一阵欢呼,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放鞭炮的情景。老家大人们常说一句话:“年是过给娃们的。”

父母眼中的孩子都是娃,但年幼的孩子不懂事,也不太会享受过年,接近青年的孩子离成人近了,做事多了理性,行为也规矩了许多,除了娶媳归洞房,一般不会太过张狂。最爱折腾的是“小子”们,他们过年最热闹。老家大人人口里的“娃们”,多半就是这些半大男孩。

每逢过年,“小子要炮”,即使家境再差,只要家中有小孩,尤其是有小子的,鞭炮是少不了的。进入腊月,供销社就开始进货,引诱着小子们,但家长一般不能买得太早,要不然等不到过年,炮差不多就被放完。但过了小年,基本上就该买了,却也不可能太多,就一两板,俗称“小鞭炮”。

因为价格便宜,所以小鞭炮的包装自然不会太豪华,一般用的是厚实一点牛皮纸,外面贴上一张艳丽的图案,上面注明“浏阳鞭炮”,还有一些喜庆的符饰,以娱人眼目。也有简易盒装的,价格稍微贵一点。

揭开包装,炮身与引线都被细丝缠绕着,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。炮身一般被包成红色,很喜庆;不是很粗,差不多也就筷子头的直径。引线,俗称“捻子”,从炮的顶端伸出,细如游丝,但非常关键,所以拆炮时要特别小心。一不注意,将捻子拽一下,就会使其离开炮身里的火药,难以引爆,形成哑炮。

一板小炮一百个,又叫一百响。虽然数量不少,而且家长三令五申要等到过年时放,但还是挡不住小子们的“蚕食”,今天放三个,明天放五个。寒冬腊月,小山村里经常传来“啪”“啪”声,很脆很亮,在空中回荡,很像电影里零星的枪声。

鞭炮也可以整板点燃,气势当然很壮观,“噼里啪啦”一阵也就结束了,剩下一堆纸屑和一团烟尘,还有刺鼻的火药味。但小子们一般不会那样慷慨,鞭炮在他们手里不仅仅是用来燃放的,还是一种炫耀的资本,他们有时候会在一起比炮,起哄的时候还会用鞭炮去“炸”女孩子;还有更顽皮的则将鞭炮藏进纸烟里,送给大人抽,或者将鞭炮故意丢入别人家的炉灶里,这些做法自然少不了挨揍,却是小子世界热议的话题,有些还会成为“经典战例”。

到了除夕,小子们的鞭炮差不多已消耗殆尽,于是就看大人们放大炮,也试着自己去放。大炮又称“大麻炮”,论个儿卖,几个就抵得上一板小鞭炮的价。它的声音当然也是小炮难以攀比的,一般为双响,第一响升空,第二响爆炸,天黑之后还会伴着四射的火光。放大炮的时候,大人会让小孩儿躲远点,小女孩儿有时还会用手捂住耳朵,表现得比较害怕。小子们却不在乎,壮着胆子用细长的香头、或者干脆划火柴去点燃竖在地上的大麻炮,甚至敢于用手指夹住麻炮,点燃,升空,然后炸响,颇有一种豪气。

记得某年除夕,我在院子里熊熊燃烧的旺火前就以这种“潇洒”的姿势燃放大麻炮,不料炮响第一声之后,并未升空,而是转了个弯,“哧溜”一下钻进袖筒之中,吓得我赶紧用力甩胳膊。就在大麻炮落地的一刹那,就听“嘭”的一声,伴随着一团火光,好在没有袖子爆炸,但过年穿的新棉袄却被烧出几个大洞,惊出一身冷汗。

除了除夕,大年初一、初五和元宵节家家户户都要放个大炮,村里偶尔也会有些零星的鞭炮声响起。过了元宵节,乡村基本听不到鞭炮声,小子们也开始上学了。

□南京以清

英雄

当片尾出现“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,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”的字幕时,我再一次潸然泪下。《天大的事》这部影片里都是一些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小事,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。但是就是这些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成了天大的事,就是这些普通人成为了大家心中的英雄。

故事讲述了龙潭社区老油厂小区在改造更新时发生的故事。社区民警樊玉峰在老油厂小区等7个小区改造时,被社区和街道推到了社区第一书记的位置上。受领任务以后,樊玉峰一心扑在小区违章建筑拆除上。他带着徒弟刘锐挨家挨户地做工作,最终让拆违工作顺利推进,但他本人却倒在了拆违现场,因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。

在工作中,樊玉峰通过各种办法做居民思想工作,曾经被他抓捕去坐了两年牢的韩三明儿子患白血病需要换肾时,樊玉峰自己从家拿了两万块钱给韩三明。刘强因为犯事被带走,樊玉峰煲粥送到医院给刘强的奶奶……在樊玉峰的心中,即使再难、再小,居民的事,就是天大的事。他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和认识去做好每一件事,从而得到了居民们的信赖和拥护。

影片结尾字幕出现时,屏幕上方出现了一个视频,介绍了影片的故事背景。原来这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。

就像片尾所说,从来都没有什么英雄从天而降,横空出世、拯救世界,都是一个个冲锋在前、舍生忘死的普通人用牺牲精神化成了英雄。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英雄。

□南京陆思源